

四書越俎

講孟

四

經說

和書門

| | | | |
|-----|---|---|-----|
| 和書門 | | | |
| 類 | 號 | 三 | 二四五 |
| 函 | 六 | 六 | 六 |
| 架 | 二 | 二 | 二 |
| 冊 | 四 | 四 | 四 |

| | |
|------|------|
| 內閣文庫 | |
| 和書 | 二四五三 |
| 函 | 一 |
| 架 | 二 |

經說

| | |
|------|---------|
| 內閣文庫 | |
| 番號 | 和 24533 |
| 冊數 | 4 (4) |
| 函號 | 191 134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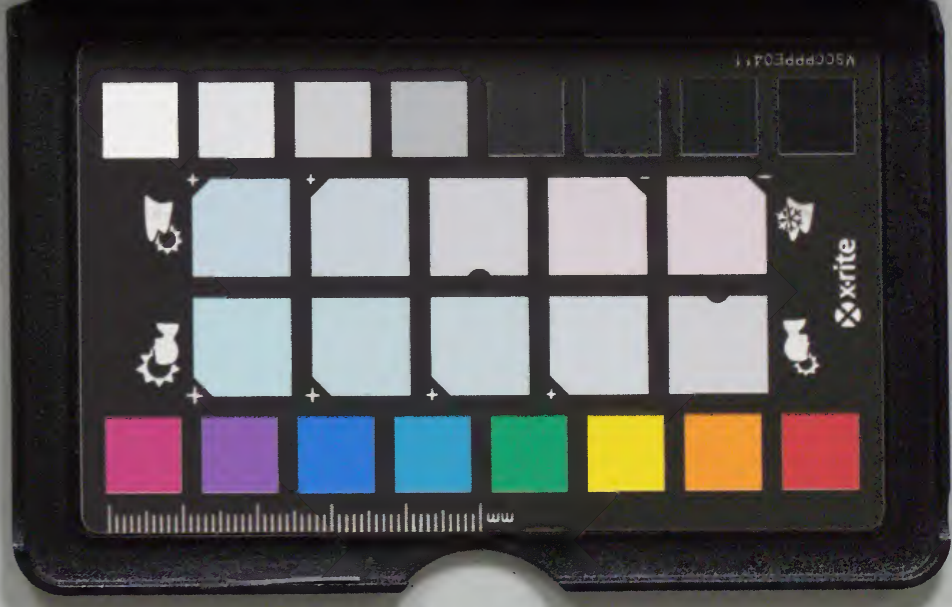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四書越俎卷之四

孟子

淺學文庫

序古者楊墨塞路。此昌黎與孟簡書且曰秦滅漢
 興聖人之道大壞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
 故也。蓋言雖孟子辭而闢之。楊墨之禍未已。唯以
 孟子故不至為左衽。而言侏離孟子之功。於是為
 大矣。昌黎斯論太過。王元美則曰。楊墨之道皆非
 人情。不待闢而終自廢。故孟子尊夫子功也。闢楊
 墨非功也。此言得之。
 仲尼只說一箇仁字。仁者人也。無所不該。以義為

白雲山 卷四

對而仁差小未可以為聖門之功

孟子說許多養氣 養氣之法孔氏所無也蓋孟子
生戰國時獨以三代聖人之道禦人不得不以養
氣之術以立志也夫養氣未必無功於道未必有
害於道則取之可也曰此二字甚有功於聖門過
矣

孟子言性善 孟子性善固有其理其引喻啓迪可
謂深切後人以其人皆可以為堯舜言太過高卒
以為孟子之辯終日闢揚墨道性善而高第僅一
樂正子猶不免從子敖之齊其它到善信地位尚

不可得何論堯舜乎嘻是膠柱之論已余則以為
孟子性善之教或能得樂正子獨不見荀子性惡
之教而一李斯出其門乎人皆可以為堯舜即言
性善之理已舜何人也我何人也亦應顏子立志
之言乃以此尤顏孟亦痴人面前說夢已

顏子陋巷自樂 顏子居陋巷終不出明知時之不
可也不然天下之大豈以孔子一人任其責而已
可以已乎不情甚矣
梁惠王上篇萬取千焉千取百焉 言取千於萬取
百於千也為字法可見

賢者而後樂此 樂此得樂也不樂不得樂也下文
故能樂也豈能獨樂哉可見

王無罪歲 此語似與惠王所問不相應但罪歲二
字應前而凶字

地方百里可以王矣 孟子時天下不復知有周方
其時徒以區區尊周室為說是所謂守株刻舟類

而說亦不可行也且孟子說齊梁君在治仁義而
王道自成未嘗以移鼎之說啗之後世非孟子謂

不當勸齊梁之君以王過矣然吾獨異宋儒於通
鑑不與魏而與蜀其論正統至嚴刻而於孟子不

尤其勸齊梁之王也若或齊梁之君聽孟子而有
成王業綱目將如何書得不書齊大夫孟軻死耶時

宋儒之見至此不免矛盾說別在茲不贅
此率獸而食人 上言政惡而使人死雖不親捺乃

以殺而其罪是同故肥庖廐之畜而使民飢餓亦
無異於率獸而食人也

東敗於齊 說東西南三句各異退之多學此法
是誠何心哉 此言我固非愛財然而以羊易之是

不自知其何謂也如此則百姓之以我為愛宜矣
不為者與不能者 上既以舉不孝察不見為說然

四書起義 卷四

其狀猶未了了故此段更拳其明的者而解之
 語人曰此蓋語挾泰山以趨北海為長者折枝二
 事而曰是我不能也徒以為答辭則語人二字不
 妥挾上為上當加以字看古文自有如斯趣
 推然後知輕重物之輕重長短皆不可不以推度
 知其當而宜之而況於心可不度而處宜乎朱註
 謂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推度太涉牽強
 蓋亦反其本矣蓋通蓋何不也為誤語辭非也
 欲藏王之市藏藏貨物也
 樂歲終身飽終身謂經時也子路終身誦之亦然

若以為終一生之義不通

梁惠王下篇文王事昆夷昆夷見大雅緜篇而事
 之未聞按昆夷獯鬻猺狁音皆相近蓋同種
 其助上帝寵之四方助上帝謂遵承上天也罷謂
 受天寵靈也之與於同古文多有
 流連荒亡為諸侯憂上言為諸侯度語不相通故
 注以為附庸縣邑之類余謂古文多有語對而意
 變者此學文者所可知上言天子遊豫為諸侯之
 度此言諸侯之流連荒亡即為其國憂也
 大戒於國出舍於郊即謂觀於轉附朝儻也

公劉好貨大王好色 唯以乃積乃倉及姜女相字
一語為好貨好色雖是啓訓方便然近乎誣古人
矣孟子於是乎不免為說客矣

無已則有一焉 有一計也下三句即其計也然能
使民效死而弗去則是計可為也

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免得焉 則字譯咄吉曜木
何哉君所為 何哉以下十三字為句所為猶所以

也以為賢乎屬下
行或使之止或尼之 言皆天之所使然也朱說恐

非

公孫丑上篇雖有智慧 慧勢基時皆叶韻蓋當時

諺語為爾

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 視字有比視之意

夫志至焉氣次焉 揚用修曰至者至到之至而非

極至之至次者次舍之次而非次第之次也如驚

而汗出哀而淚下為志至而氣次之驗此說勝趙

朱然余則謂次者言相次而至蓋謂志至而氣從

之也訓次舍未是

持其志無暴其氣 喻如勵志所業忘倦忘飢是氣

帥於志也然任志之勵不顧於氣則或至於暴氣

白壽 且

氣暴而傷則終害其志故不可不知養氣之術也
然志之與氣畢竟不二志乃氣之本氣乃志之末
不得道這是志的際限這是氣的際限

我知言 夫言者心之發其所以言即心所在也古
之君子尤慎焉故曰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
又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既知己之可言則亦知他
人之所言是非善惡無不明矣所謂直也道也義
也皆是之由故孟子之養氣先稱知言而告子之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正是相反

其為氣也至大至剛 上曰難言也言難直下指出

也故此已下反覆說其風致以直養配義與道集
義所生三者意同配道義而無餒不慊於心則餒
亦反覆而明之大抵孟子養氣與知言並說原無
涉甚高妙道理其實尚志而氣從之也所謂浩然
言養得為浩然已仲尼亦曰志氣塞乎天地程子
乃從天人說來云浩然之氣乃吾氣也要非孟子
意至於解配義與道文義支離不可取

宰我子貢善為說辭 宰我子貢夫子既稱其言語
而冉閔顏淵皆有德行而著於言者且衛國為命
夫子稱之則可知它國辭命於孔子為未至也此

曰我不能者乃一時謙讓語亦見其不可容易也
 程子乃謂欲使學者務本而已抑何迂濶也下文
 曰聖則吾不能又謂之何大抵後世君子不免岐
 言行為二不知言即德義之發矣上既詳辨詖邪
 淫遁之辭害於政事為知言之極故萬章引孔子
 不能辭命之言以為孟子或愈於孔子因問之也
 惟如程子所謂則章豈不知其理而疑問之耶
 夫聖孔子不居 詳味此段可見孟子亦有所自許
 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此宰我尊信夫子之太甚尔
 程子以事功比論不免牽強

見其禮而知其政 瑯邪代醉十一云見先王之禮
 即知其政聞先王之樂即知其德差等百王無可
 違惑非其虛靈洞徹之極何以有此此孔子所以
 獨擅生民未有之盛也此說為是然未免為宋儒
 套語豈其虛靈洞徹之極獨在孔子而它聖人不
 尔耶余謂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學夏殷禮於
 杞宋從周文之郁郁或嘆其不足徵或傷郊禘之
 非禮聞韶不知肉味謂武為盡美未盡善其究明
 先王之禮樂彰彰可見此正子貢所以稱也
 豈惟民哉 以常文法言之應曰聖人之於民類也

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亦類也然如此處方見古文體裁

塵無夫里之布 注引周禮周禮注亦引孟子余謂一里之布一夫之稅一家之征適在罰遊惰之民而已豈有每民常戶而使出之哉雖戰國時必無斯理且上既說塵法又不應再出按後篇說布縷之征蓋戰國時一切就民所蠶織而征取之今此所云言市塵之間不見所征取之布縷也夫里者方一里八夫而各有五畝之宅以樹桑麻為布帛

也周禮有里布云者蓋謂其一里八夫所出布為程限也鄭氏以為二十五家之布恐不是非惡其聲而然也 哀叫之聲也

里仁為美 論語古注里訓居宇士新則謂以仁為里也其義益長朱子釋以為里有仁厚之俗今此言天之尊爵人之安宅愈見朱說之非

舍己從人 此與中庸舜好問一段可合看蓋言禹及子路誠有喜聞善之心然且將用彼之善以成己之德至於大舜則始無彼我之町畦從頭舍己從人也朱注乃曰己未善則云云觀大舜抑何小

也

是與人為善者也。取諸人以為善，即中庸所謂好
察迹言，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也。孟子解之曰：所
謂取者，非有我取彼之謂也。每有一善與人共之，
不見功之歸己，此誠至公至大之心。爾若朱注所
言穿鑿甚矣，失之。

仁者如射，猶不怨人之役己而耻己之所以為役
也。

思與鄉人立，推字屬孟子，思字屬伯夷。禹思天下
有溺者，由己溺之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

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諸溝中也。並皆孟
子一書語法。

不屑就己。按屑字訓索，一義也。訓切切，一義也。朱
子解以為不以就之為索而切切於是也。太涉牽
合，余以為不屑不啻類並以二字成語，不屑只是
有嫌之辭。

公孫丑下篇如就見者也。如應然之辭。

學焉而後臣之。凡文用而後二字，不必先後之義。
朱子以先後分師臣非也。太甲稱伊尹師保文武
稱呂望師尚父，豈先後之謂乎。

子之持戟之士 此及下王之為都者倭人或不解
此等語法

夫既或治之 或應有也言王雖應有治副使之事
而無所遺悞也

今有殺人者 者訓事

周公弟也管叔兄也 親親而封之不揣其將畔則

周公之過固宜若曰以兄兄之故則惑也不可謂

過之宜

得侍同朝甚喜 言王與孟子同朝也謙辭也解為

同朝之諸臣非

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此恐齊東野語之類非實

錄也

齋宿而後敢言 獨菴漫勃宿當通肅斯亦有理

無人乎繆公之側 子思師道也其身尊於君故有

入乎其側而可安也泄申臣道也其身致諸君故

有人乎君之側而可安也上曰不能安子思而不

能安其身可見矣下曰不能安其身而不能安穆

公可見矣自是文義錯綜處朱說不通

子為長者慮 上曰為王留行蓋容之心在重王而

為孟子慮則輕也故以子思泄申比說

吾何為不豫哉。克了凡曰：我今日所以不豫者，正以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則不能舍我，又何不豫之有此說為當。退而有去志。此一段與尹士一段大相矛盾。沈無回雖有說要不得解。

滕文公上篇周公豈欺我哉。欺，輕侮也。朱子以為欺詐之欺，故有斯辭，非也。齊書李元忠傳：每言寧無食，不可使我無酒。阮步兵：吾師也。孔少府豈欺我哉。正用斯語。

未有命戒。言世子自治喪，不敢命父兄百官同喪也。下可謂曰：知文為闕誤疑，是言百官族人皆自知從喪之道也。即上所謂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之意。

雖周亦助也。雖，字輕，固有是義。下篇雖所存乎人亦然。

將為君子焉。焉，於此之義。言雖褊小之地，將為君子於此為小人於此。

捆屨織席。詩大雅疏：捆，通而密緻，不必訓即搯。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此一段問食，問衣，問冠，問鬻，問耕，四樣變化起伏緩急十分，精神要反覆到。

底其中有縱有擒就其擒處勾出下面許多大議
論此文章家著工夫處

何不為陶冶舍取諸其宮中而用之史記李斯傳
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為天下役何事哉舍字
同義

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不與蓋謂有天下而無
意於有也即無為而治之意也朱注言其不以位
為樂也未當

從許子之道許子之意欲令上下所用之物一齊
無差等也使上之所衣與下同不別用美使上之

所食與下同不別用精凡物皆然則諸所粥之物
但以長短輕重多寡大小為價已注只道不論精
粗美惡同價也太憤憤

巨屨小屨同價諸注義不明此正承陳相所道言
于巨屨相同價小屨相同價不復論美惡人豈有肯
為這般事者耶極言其不通

相率而為偽者也精粗美惡異價故人人用工而
自治苟其價一齊不殊則人行濫無度此相率
而為偽者也

勝文公下篇諸侯耕助耕助以為耕而助之義不

穩妥應是耕於助之義蓋助是公田之稱助說見
上亦曰助藉也周禮云甸師耕耨王藉注王以孟
春躬耕帝藉正斯義也

不由其道而往者與按與下讀當平聲呼左傳其
能靖者與有幾語勢相如訓及屬下句則不穩
于湯有光朱註比於湯之伐桀又有光焉脉曰只
是湯武同有休光非勝于湯也並未允當揚明云
武取湯子孫之天下而反曰於湯有光蓋湯武非
私家干天下也乃吊民伐罪其揆一也是以取殘
張伐却蕞湯之休光也此義始允

脇肩諂笑注云脅肩竦體蒙引云人竦體則脅肩

張其義未通按漢書吳王濞傳脅肩綦足注師古
曰脅翕也謂斂之也又出鄒陽傳蓋謂惶悚之狀
也

離婁上篇今有仁心仁聞仁心仁聞應上所謂堯
舜之道先王之道應上所謂仁政此道字與上道
字義不同

徒法不能以自行徒法不遵先王之法者也故下
引詩解之注以有其政無其心為徒法非也
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言聖人竭不忍

入之心思而後著諸政事有法則不忍入之仁覆
天下無所不洽也此一段以譬說起皆言自心而
及事也爾

朝不信道工不信度 朝廷之所行皆與道違上無
道揆也百工之所為皆與度違下無法守也注以
工為官失之矣不信道其道不信也不信度其度
不信也

事君無義 此三句正釋泄泄之義則泄泄是怠慢
之意不必訓為悅從之貌朱子以下有責難三句
以附會耳

言則非先王之道 非字不必訓詆毀

如耻之莫若師文王 至此方說此章本意

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 前篇曰賢君必恭儉禮
下取於民有制正與此章相發

事孰為大 此章以事親守身為大為本而又以守
身為其要所謂守身之要仁義而已矣彼養口體
者未知仁義之要者也

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黃葵峯曰人往往輕易
於言者以無身任之責耳此說為長

離婁下篇若合符節 周禮小行人掌達天下之六

節門關符節竹為之

其揆一也 微言陳抱冲曰趙注揆度也言聖人之

度量同也不是度量聖人此說得之入

又先於其所往 言為相其攸往使其安居也非必

稱道其賢欲其收用之謂也

賢不肖之相去 賢是父兄之賢不肖是子弟之不

肖人將謂弄而不養所以相去益遠因為說其却

不然深言父兄之不可不善養也

明於庶物察於人倫 明字察字不可為有心明察

之義猶中庸察乎天地之察

望道而未之見 注讀而為如是雖曰聖人不自滿

足之心然言之太過若以為所以治民之道亦不

妥當竊謂文王遇太公也曰太公望子久矣文王

之於太公平昔夢寐可知矣此盖言文王未得太

公之時道謂有道之人盖臨如傷之民而未得所

望之人其切切可知深稱聖人用心之深也然不

敢自是姑識以俟後考

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 言其事有不合三王之道

者日夜思之以求其合也此正終日乾乾之意

君子之澤 表了凡曰君子小人以位言也澤不是

四書起義 卷四
流風餘韻即口澤色澤之類五世之內其人雖不可見然曾見其人者猶存焉余謂此蓋以其家言之所謂澤者乃流風餘韻之類下文言孔子雖有後胤其澤既斬此所以不就其家求之而私淑諸人也

私淑諸人 私淑蓋方言私私好之私淑淑人之淑謂私取其淑也孟子亦曰有私淑艾者若以為善其身之義則艾字難為義

可以取可以無取 取傷廉與傷惠死傷勇皆屬下句已古文多有此法若以為屬而句則故於不必

與不必死於義有害

衛使庾公之斯退之 使庾公抗子濯侵來之時安得徒發去金之矢而反耶今退之云者明子濯既已還也故庾公所為如此而亦不為廢公義矣天下之性言也則故而已矣 故者謂所以然也為已然之跡恐非也世俗之智不達性之所以然而妄意穿鑿愈智愈失故可惡也今夫天至高也星辰至遠也千歲至久也豈智巧穿鑿所能知哉唯率由其所以然之道而求之是以推步歷數無毫釐差也

如有一朝之患 言不虞之外患也

終身不養 終身言長久尔

先去以為民望 望怨望也

王使人矐夫子 吳氏程曰因儲子有矐夫子之語

遂發矐良人一段言小人陰為陽掩則可矐君子

言行如一何矐之有恐是一章非闕文也

萬章上篇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慤 下四句即慤

者之言於我何哉不顧之辭若是二字倒指下文

父母使舜完廩 此一段文法極古與尚書類與孟

子文絕不相類知當時有斯載籍而此引之也

或曰放焉 言亦或曰放尔非誤以為放也故下文

解其義

暴之於民而民受之 此句與上句為對而亦見

民之所受以徵天之所受故下文又引太誓之語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 此段所說與前所曰何事非

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相反孟子之書不可

盡信也如是

觀遠臣以其所主 漢書杜欽傳近觀其所為主遠

觀其所主師古注所為主謂託人以為援而自進

也其所主為人之援而進也余謂此語正與孟子

同而師古注太不分明近臣在朝之臣遠臣遠方
來仕者為主為遠臣之主也所字指入所為主即
謂遠臣也是以客觀主而主之為人可知也下句
主字遠臣主之也所主即謂近臣是以主觀客而
客之為人可知也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此一段以賢智二字
反覆辨明語如不密文如不整而毫無踈漏冗長
處此正古文之妙四智二賢凡六反節節轉換未
稍乃曰而謂賢者為之乎益見雋永

萬章下篇始條理者智之事也智者知道之廣也

猶宣出八音而無所闕也聖者成德之極也猶收
合八音而無所遺也以條理言者即小德川流之
謂以始終言者乃大德敦化之謂此所謂聖之事
者唯孔子之聖可以當之

其中非爾力也中者中其中也此乃中庸所謂時
措之宜的地位孔子聖之時者亦謂此也
百畝之糞言百畝之田所以培養得穀也
天子而友匹夫也堯之於舜自非友之之類甥舅
迭為賓主亦不可信

交際何心也問交際當用何心也

卻之卻之為不恭 章又問交際之物或理當卻之不受然必以卻之為不恭何也孟氏答既尊者之賜而偏論其義不義而不義卻之是不免不恭之尤也

殷受夏周受殷 余竊以為如之何其受之一句當在誅者也下而殷受夏文在其次蓋言殷周之於夏殷雖曰殺越而取之然天命人心之所歸所以受禹之夏湯之殷而不辭也一段皆自受字說來然語句不倫必有差誤

孔子先簿正祭器 徐氏說云云然余又以為此言

四方之食固難繼給故姑以獮較野獲取供云尔萬章又問此既非其道則孔子奚不去而為此也孟子言孔子盖有見於道可行之兆故不去耳及其終不行而後乃去是則所以為孔子也故下文云云為之兆也為字不必繫孔子

廩人繼粟庖人繼肉 廩人庖人上所謂臺也言廩人庖人各職而繼將非必每每君特命之也

尚論古之人 頌其詩已下十八字總解尚論二字是尚友也一句明尚論之可以名尚友也

告子上篇將戕賊杞柳以為栝捲也 此設二關以

問也就中孟子付告子之心多在乎戕賊故下句
用將也字物茂卿辨道中論孟子之言不當固是
然以下三章詳之告子之心非順杞柳性之謂也
明矣

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 性之善不可以見而情
之善則可以見矣故舉情而明性也情之善即下
所謂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也蓋以性之動謂
之情以性之能謂之才以性之存謂之心
或相倍蓰而無筭 一倍五倍以至無筭也又按倍
音通佩訓背蓰音通徙然則有相背而徙去之意

子弟多賴 千百年眼今指浮蕩不肖為無賴則賴
即善字意此說是然無賴言不可憑賴也不直訓
善

日至之時 謂當成就之期文義未穩蓋謂夏至之
時也

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嗜者也 我口之所嗜易牙先
得之故調以進之我心之所是聖人先得之故修
以教之

惟耳亦然惟目亦然 惟訓雖
丹夜之所息平且之氣 言日夜所息之氣見於平

且者也以氣字唯屬平且非也下亦曰夜氣
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人即上所謂仁義之
心存乎人者也幾希謂僅僅能有也下文違禽獸
不遠與此反對
操則存舍則亡
四句盖古歌謠語亡鄉叶韻孔子引之曰惟心之
謂與程子謂此非孔子之言心豈有出入宋儒拘
受為說率是類夫言豈一端而已樂記亦言鄙詐
之心入之易慢之心入之
為狼疾人 朱註以為狼之病揚明以為狼之疾走

俱未明余謂狼籍狼狽狼戾之類皆為憤亂不收
之義則狼疾謂廢疾也即莊子所謂支離其形之
類

耳目之官

荀子心居中虛以治五官注心居于中虛之地以
治耳鼻口目形之五官
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 一聲一色必有相和而齊
起是謂物交物不必耳目為一物
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 能思則得其所以為官
不思則失其所以為官也所謂操則存舍則亡也

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 前章所謂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也

告子下篇今交九尺四寸以長 交蓋少年人言其身既已如是其長也長當作上聲讀不尔無味

可以假館 此宜有其理朱云假館而後受業又可見其求道之不篤近誣

是不可磯也 可有猶所之訓言其善怒不得輒觸也說文磯石激水也趙注亦然曰水激石誤

連得間矣 間是間然之間此屋廬子觀得孟子之行似有罅隙以為必有其故喜問之得詳其義也

也不然豈有少間難得問而喜之耶

為其不成享也 表了凡曰此正答為其為相與之問若不享之故書已釋之何勞孟子更釋耶

乃孔子則欲以微罪去 此蓋孔子以膳肉不至為獨在乎己是己有罪不復問其不至于諸大夫是

以速疾罷官而去不稅冕謂其速疾也然此一事史記所載道理分明矣孟子所言却可疑

大貉小貉 言大輕則大貉小輕則小貉也大貉小貉亦然朱注只謂小貉小貉而蒙引亦云謂彼為

大貉此為小貉也謬矣

水逆行謂之洚水。下流壅而水不順流，總為逆行。其下朝不食，夕不食。此一段即前篇君之於氓，固周之意，未可以當仕之去就也。可疑余謂孟子嘗言為貧而仕，宜抱閔擊柝，是可以當此三者之一矣。

吾大者不能行其道者，猶而也。言大而不能行其道，小而不能從其言也。微於色，發於聲。汎指事迹之較著者而言之，不必限人之色人之聲也。不屑之教誨，蓋孟子許己有是稱，而此解之也不

屑解見上。大全陳氏曰：孔子於孺悲，孟子於滕更，皆是。

盡心上篇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孟子所謂心，即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也。自其端而擴充之，謂盡其心。而後可以知性之善，知性之善，而後知天之所以命我矣。朱注為高，說要非孟子意。夭壽不貳，君子存心養性以奉承天，然而或不能無疑貳於禍福之間也。禍福莫大於歿壽，故以妖壽言，妖壽不貳，知之至也。脩身以俟，行之至也。然後始可以立於天命之正矣。下章莫非命也，順受

其正即承之而說也

萬物皆備於我矣 此易所謂聖人與天地合其德

者也孟子之意人皆與堯舜同性則萬物固皆在

我性分之中矣要學者最先於此立志

反身而誠 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

也故知萬物之皆備於我則祇當反身而誠即中

庸所說誠之也以天地為心故曰樂莫大焉

強恕而行 所以成誠者仁也所以得仁者恕也上

文從本而說此則從末而說

以生道殺民 王者臨民以天地生生之道而凡為

惡者有害於生生之道也不得已而殺之是雖行

殺其心在生生之道也民惡得而怨之

仁言不如仁聲 仁言蓋指一時發於政教者仁聲

則謂平生仁德之發於言語聲音者也所謂仁義

之人其言藹如之類也曰為眾所稱道者恐不是

聞一善言見一善行 此與前篇大舜善與人同及

中庸舜好問一段相發明蓋舜德之寂著者

四體不言而喻 夫黽勉學道有言有行喻諸其躬

如手容欲其恭足容欲其重是也及至其知所性

而仁義根於心從容中道舉手動足莫非道之作

用是之謂不言而喻猶言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不必說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

觀水有術此自上觀海語而轉來說水亦仲尼水哉之心也此一條以水喻道之著于萬物下一條以水喻君子之進于道此言觀水不徒以其澄靜而已却好於波瀾上看它本色故曰有術水之容光照於日月之明是亦於波瀾上可見澄靜一必字言水之形在日月無不照與佛家所謂千江有水千江月語意暗合觀到這裡何等工夫此孟子活潑潑地指將來處正是中庸鳶飛魚躍察乎天

地之意注家不明斯意不免摸索

惡知其非有也此正與所謂與仁同功而其仁未可知也同義是君子於五霸有所取有所不取也孟子之言固有含蓄夫假仁而不取不亦羨乎注曰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真有也牽強甚矣

舜為天子卑陶為士君子之於急難阨窮固當恒思豫慮前定而不踰臨機而無惑也若或以此設為古昔之事揣度聖賢之心而論之可謂無益之談鑿空之妄矣自舜舍天下而觀之則瞽叟殺人

一人之細事已舜之有天下原非以富貴則惡得
 猶棄敝蹤乎使舜一朝弄天下而逃海濱將天下
 洶洶民無所措手足矣為皋陶者寧執常刑而使
 至茲耶曰然則如之何曰此必無之事也凡天地
 之道雖遭危難厄窮極已處置之際未嘗無一條
 措宜之地出脫之路苟曰不爾非知天地之道者
 也况夫聖人之德格于上下而天且不違安有不
 虞之變率然加其身使無處出脫進退俱跲乎哉
 桃夫之問於是乎癡矣孟子之論於是乎妄矣
 恭敬而無實上恭敬以實言此恭敬以貌言

形色天性也 人有人之形色禽獸有禽獸形色知
 聖人而始踐形則人之能為人亦難矣知踐人形
 之為聖人則聖人豈不可幾乎
 齊宣王欲短喪 觀下文莫之禁而弗為之語是宣
 王當已之喪而欲短之也若有命令而改喪制者
 皆為所禁而弗能喪也
 盡心下篇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 此言為人上者
 苟欲道之行先須躬不違道而又使令臣民各以
 其道也妻子至親近易使令者故取為喻此道指
 法制朱注以身不行道為以行言使人不以道為

以事言却覺難通

凶年不能殺殺當作去聲讀謂減耗也

介然用之而成路介然訓倏然非也蓋介音通界

言路之分也張雨若曰介然是分別之意非倏然

也山徑人足罕到豈能倏而成路還是成甚難而

塞甚易方有警惕人意

仁之於父子也孟子之意仁義禮智性也其於父

子君臣之類命也唯其命也故有行有不行有合

有不合然君子則欲其必行欲其必合故曰不謂

命也聖人即盡仁義禮智之人然其於時有遇不

遇此所謂天道也注直以仁義禮智為命何其憤

憤

養心者莫善於寡欲言寡欲之人心無所牽援雖

無意乎存而存者自多多欲之人雖有意乎存

存而存者自寡極言欲情之可戒也

鄉原德之賊也原愿慤也鄉原本非詐偽之人唯

以謹行篤情與世俗合無志於君子之道者也孔

子嘗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

好學也夫唯忠信而無學是不免於為鄉原也夫

狂狷之人不與中道合而鄉原之行或與中道近

然而孔子與狂狷而惡鄉原者狂狷過中道而可
裁鄉原近中道而終反以其無志於君子之學也
闞然媚於世者是鄉原也 闞然形容愿人不敢率
直也乃同俗合世之行媚謂與人相好也古詩入
門各自媚朱注謂深自閉藏以求親媚於世是佞
偽所為非鄉原之謂也

居之似忠信 忠信廉潔德之義者為鄉原者豈必
偽而爾哉其似非之間祇在同俗之心與行道之
志而已

君子反經而已矣 經者聖人之大法治人以道者
也正以率民可以更改流俗汙世之弊矣故曰庶民
興而無邪慝夫邪慝者固起於世汙俗弊而道不
明者也豈徒鄉原為邪慝哉其或狂狷自是不與
適道亦為邪慝矣

匡章通國皆稱不孝 焦氏筆乘曰戰國策章子母
得罪其父其父殺而埋之馬棧之下齊威王令更
葬之章子曰臣之母啟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
而死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
敢噫章子之為言亦可哀矣而孟子謂之子父責
善而不遇也者豈嘗傷其父母之反目而號泣以

諫之欵抑欲其母之不終弃也而以禮葬斬之父
欵夫以章子念母之心威王之命而竟不敢起之
馬棧之下彼誠知父之重也世俗不察乃被之不
孝之名學者當從俗論邪抑從孟子耶此焦氏自
論不喪出母而及此是可以補於孟子之註矣而
責善與諫父理亦有別其事實不得而詳然章子
於父母孟子蓋有取焉故又禮貌之謂特哀其志
而不與之絕耳何其刻也

以追蠶 豐氏以追為鐘紐固無所據琅邪代醉辨
之詳矣追通槌為槌擊之處是也然則非獨鐘也

或謂其槌子之存者摧殘如蟲齧已

口之於味也性也 諸家以此為氣質之性夫本然

氣質之說自宋儒始畢竟以本末言已夫受于天

者性之本也存于入者性之末也固不可際為二

仁之於父子也命也 仁豈惟於父子此以其所要

言之已下皆然仁義性也其於父子君臣所謂命

也唯其命也故有遇不遇或可行或不可行也與

久交禮也辨賢不賢智也順天道聖之事也然亦

有遇不遇或不能交以禮或不能進賢而遠不賢

或不能順天而行道是所謂命也然君子唯行在

已之可行未嘗謂不可行而舍之也此章意本分
明注涉支離却覺難解

不忘其初 言不失其初志也解為不能改其舊文
義不當

如琴張曾皙牧皮 孔門諸子自當世而觀之皆可
謂狂簡矣不然孔子何徒屑乎斯三子者

居之似忠信 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
此亦所謂鄉原也此曰似者自本分之道而言余
注曰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亦近誣
矣

孟子之志非戰國之志孟子之氣猶戰國之氣其
言多矯激與人爭論不肯下氣必取辨一時而不
覺其言之墮於堅白也篇中間相矛盾至於舉事
實尤多不可信要不免於戰國說者之風宋儒尊
信太過必回護求合其說或非刺它書就孟子而
是之是則以它書為不如無而於孟子盡信之也
亦不公之甚然而當戰國從衡尚功利之時獨述
三代聖人之道主張仲尼以與一世抗者孟子一
人而已其有功於聖門不其然乎夫生乎其時與
其人遇不無戰國之氣拯時救敝不無矯激之言

世之短孟子者一切非毀是亦不公之甚嗚呼正君長憫百姓勸仁政而惡暴斂誠萬世君人者之砭針哉余盖有感于今之時乃徃徃左祖非毀者亦何心哉

四書越俎卷之四

寬政七年乙卯抄秋梓行

平安書肆

江戸書肆

- 淺井莊右衛門
- 錢屋惣四郎
- 菱屋孫兵衛
- 林伊兵衛
- 小川多左衛門
- 橘屋儀兵衛
- 著屋儀兵衛
- 須原屋伊八

